

容齋一筆卷第十五

容齋一筆卷第十六十九則

文章小伎

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爲尊雖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爲失言不可以訓文章豈小事哉易賁之彖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稱帝堯煥乎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詩美衛武公亦云有文章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聖賢桀紂幽厲之昏亂非詩書以文章載

容齋一筆卷第十五

容齋一筆卷第十六 十九則

文章小伎

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為尊雖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為失言不可以訓文章豈小事哉易賁之彖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稱帝堯煥乎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詩美衛武公亦云有文章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聖賢桀紂幽厲之昏亂非詩書以文章載

之何以傳伏羲畫八卦文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翼之何以傳孔子至言要道託孝經論語之文而傳曾子子思孟子傳聖人心學使無中庸及七篇之書後人何所窺門戶老莊絕滅禮學忘言去爲而五千言與內外篇極其文藻釋氏之爲禪者謂語言爲累不知大乘諸經可廢乎然則詆爲小伎其理謬矣彼後世爲詞章者逐其末而忘其本翫其華而落其實流宕自遠非文章過也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似愛文章

文章日自負文章實致身文章開矣奧文章憎命達名豈文章著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誣海內文章伯文章曹植波瀾闊庾信文章老更成豈有文章驚海內每語見許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類多指詩而言所見狹矣

三長月

釋氏以正五九月爲三長月故奉佛者皆茹素其說云天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王臨南贍部洲故當食素以徼福官司謂之

斷月故受驛券有所謂羊肉者則不支俗謂之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輒避之或人以謂唐日藩鎮蒞事必大享軍屠殺羊豕至多故不欲以其月上事今之他官不當爾也然此說亦無所經見予讀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齊書云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乃知此忌相承由來已久竟不能曉其義

及出何經典也

兄弟直西垣

秦少游集中有與鮮于子駿書云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予以其時考之蓋元祐二年謂蘇子由曾子開劉貢甫也子由之兄子瞻子開之兄子固子宣貢甫之兄原甫皆經是職故少游有此語云紹興二十九年予仲兄始入西省至隆

興二年伯兄繼之乾道三年予又繼之相距首尾九歲予作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比之前賢實爲遭際固爲門戶榮事然亦以此自愧也

續樹萱錄

頃在秘閣抄書得續樹萱錄一卷其中載隱君子元撰夜見吳王夫差與唐諸詩人吟詠事李翰林詩曰芙蓉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王人一去未回馬梁間燕子三見歸張司業曰

綠頭鴨兒啞萍藻采蓮女郎笑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戰北窻風霜葉沿階貼亂紅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白少傅曰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李賀曰魚鱗甃空排嫩碧露桂稍寒挂團壁三人皆未終篇細味其體格語句往往逼真後閱秦少游集有秋興九首皆擬唐人前所載咸在焉關子東爲秦集序云擬古數篇曲盡唐人

之體正謂是也何子楚云續萱錄乃王性之所

作而託名他人今其書才有三事其一曰賈博
喻一曰全若虛一曰元撰詳命名之義蓋取諸
子虛亡是公云

館職名存

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
經此職遂爲名流其高者曰集賢殿修撰史館
修撰直龍圖閣直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祕閣次
曰集賢祕閣校理官卑者曰館閣校勘史館檢
討均謂之館職記注官缺必於此取之非經修

注未有直除知制誥者官至員外郎則任子中
外皆稱爲學士及元豐官制行凡帶職者皆遷
一官而罷之而置祕書省官大抵與職事官等
反爲留滯政和以後增修撰直閣貼職爲九等
於是材能治辦之吏貴游乳臭之子車載斗量
其名益輕南度以來初除校書正字徃徃召試
雖曰館職不輕畀然其遷敘反不若寺監之徑
捷至推排爲郎即失其故步混然無別矣

南宮适

南宮适問羿杲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言力可
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答故夫子俟其
出而歎其爲君子獎其尚德至於再言之聖人
之意斯可見矣然明道先生云以禹稷比孔子
故不答范淳父以爲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敢
答弗敢當也楊龜山云禹稷之有天下不止於
躬稼而已孔子未盡然其言故不答然而不止
之者不責備於其言以沮其尚德之志也與所
謂雍之言然則異矣予竊謂南宮之問初無以

禹稷比孔子之意不知二先生何爲有是言若
龜山之語淺之已甚獨謝顯道云南宮适知以
躬行爲事是以謂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
不能在當時發問間必有目擊而道存首肯之
意非直不答也其說最爲切當

吳王殿

漢高祖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
君吳芮爲長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吳王濞而
豫章亦在其中又趙佗先有南海後擊并桂林

象郡則芮所有但長沙一郡耳按芮本爲秦番陽令故曰番君項羽已封爲衡山王都邾邾今之黃州也復侵奪其地故高祖徙之長沙而都臨湘一年薨則其去番也久矣今吾邦猶指郡正廳爲吳王殿以謂芮爲王時所居牛僧孺玄怪錄載唐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因止州宅誕育爲神人擊死後有仙官治其事云是西漢鄱陽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皆非也

王衛尉

漢高祖怒蕭何謂王衛尉曰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唐太宗疑三品以上輕魏王責之曰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躓頓我自不許兒子縱橫耳魏鄭公曰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非禮尋皆罪黜不可以爲法亦何足道觀高祖太宗一時失言二臣能因其所言隨即規正語意旣直於激切中有

婉順體可謂得諫爭之大義雖微二帝其孰不降心以聽乎

前代爲監

人臣引古規戒當近取前代則事勢相接言之者有證聽之者足以監詩曰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周書曰今惟商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又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商又曰有商受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周公作無逸稱商三宗漢祖命羣臣言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

以失天下命陸賈著秦所以失天下張釋之爲文帝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賈山借秦爲喻賈誼請人主引商周秦事而觀之魏鄭公上書於太宗云方隋之未亂自謂必無亂方隋之未亡自謂必無亡臣願當今動靜以隋爲監馬周云煬帝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張元素諫太宗治洛陽宮曰乾陽畢功隋人解體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若此役不息同歸于亂耳考詩書所載及漢

唐諸名臣之論有國者之龜鏡也議論之臣宜
以爲法

治盜法不同

唐崔安潛爲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詰盜曰盜非
所由通容則不能爲乃出庫錢置三市置榜其
上曰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侶者告捕釋其罪
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
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潛
曰汝旣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

受賞矣汝旣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
使盜視之然後殺盜於市於是諸盜與其侶互
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
一人爲盜予每讀此事以爲策之上者及得李
公擇治齊州事則又不然齊素多盜公擇痛治
之殊不止他日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爲兵使直
事鈴下間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
繇富家爲之囊使盜自相推爲甲乙官吏巡捕
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擇曰吾得之矣乃

令凡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予乃
知治世間事不可泥紙上陳迹如安潛之法可
謂善矣而齊盜反恃此以爲沈命之計則變而
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

和詩當和意

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爲次韻所
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
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
杜集數篇略紀于此高適寄杜公云媿爾東西

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詩云
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
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
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
無逕欲教鋤杜公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
細菊班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嚴答云卧向
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菊對誰跛馬望君非一
度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云
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鴈

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
答云藥裏關心詩摠廢皆如鐘磬在簾扣之則
應往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稷有天下

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讓文王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是時稷
始封於邠古公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
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
之

一世人材

一世人材自可給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無問
其取士之門如何也今之議者多以科舉經義
詩賦爲言以爲詩賦浮華無根柢不能致實學
故其說常右經而左賦是不然成周之時下及
列國皆官人以世周之劉單召甘晉之韓趙荀
魏齊之高國陳鮑衛之孫甯孔石宋之華向皇
樂鄭之罕駟國游魯之季孟臧展楚之鬬蔣申
屈皆世不乏賢與國終畢漢以經術及察舉魏

晉以州鄉中正東晉宋齊以門第唐及本朝以進士而參之以任子皆足以盡一時之才則所謂科目特借以爲梯階耳經義詩賦不問可也

王逢原

王逢原以學術邢居實以文采有盛名於嘉祐元豐間然所爲詩文多怨抑沉憤哀傷涕泣若辛苦憔悴不得其平者故皆不克壽逢原年二十八居實纔二十天畀其才而嗇其壽吁可惜哉

吏文可笑

吏文行移只用定本故有絕可笑者如文官批書印紙雖宮觀嶽廟亦必云不曾請假或已登科級見官臺省清要必云不曾應舉若試刑法予在西掖時漢州中顯惠侯神頃係宣撫司便宜加封昭應公乞換給制書禮寺看詳謂不依元降指揮於一年限內自陳欲符下漢州告示本神知委予白丞相別令勘當乃得改命淳熙六年予以大禮恩澤改奏一歲兒吏部下饒州

必欲保官狀內聲說被奏人曾與不曾犯決條
有無翦刺及曾與不曾先經補官因罪犯停廢
別行改奏又令供與子係是何服屬父之於子
而問何服屬一歲嬰兒而問曾與不曾入仕坐
罪豈不大可笑哉

靖康時事

鄧艾伐蜀劉禪既降又勅姜維使降於鍾會將
士咸怒拔刀斫石魏圍燕於中山既久城中將
士皆思出戰至數千人相率請於燕主慕容隆

言之尤力為慕容麟沮之而罷契丹伐晉連年
晉拒之每戰必勝其後杜重威陰謀欲降命將
士出陳於外士皆踊躍以為出戰既令解甲士
皆慟哭聲振原野予頃修靖康實錄竊痛一時
之禍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數十萬曾不能北
向發一矢獲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斃虎旅雲
屯不聞有如蜀燕晉之憤哭者近讀朱新仲詩
集有記昔行一篇正敘此時事其中云老种憤
死不得戰汝霖疽發何由痊乃知忠義之士世

未嘗無之特時運使然耳

并韶

梁武帝時有交趾人并韶者富於詞藻詣選求官而吏部尚書蔡搏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韶恥之遂還鄉里謀作亂夫用門地族望爲選舉低昂乃晉宋以來弊法蔡搏賢者也不能免俗何哉

讖緯之學

圖讖星緯之學豈不或中然要爲誤人聖賢所

不道也眭孟覩公孫病已之文勸漢昭帝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實應之孟以此誅孔熙先知宋文帝禍起骨肉江州當出天子故謀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孝武實應之熙先以此誅當塗高之讖漢光武以詰公孫述袁術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應之以取滅亡而其兆爲曹操之魏兩角犢子之讖周子諒以劾牛仙客李德裕以議牛僧孺而其兆爲朱溫隋煬帝謂李氏當有天下遂誅李金才之族而唐

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將竊國命遂濫五娘子之誅而阿武婆幾易姓武后謂代武者劉劉無強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殺之而劉幽求佐臨淄王平內難韋武二族皆殄滅晉張華郭璞魏崔伯深皆精於天文卜筮言事如神而不能免於身誅家族况其下者乎

真假皆妄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故有江山如畫天開圖畫即江山

身在畫圖中之語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爲假以假爲真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容齋一筆卷第十六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二筆目錄

卷第一 十八則

顏魯公

戒石銘

雙生子

李建州

侍從官

存亡大計

唐人詩不傳

泰誓四語

重陽上巳改日

三宅契券取直

公子奚斯

唐藩鎮幕府

文中子門人

晉燕用兵

李德裕帖

王孫賦

漢郡國諸官

漢獄名

卷第二 十八則

權若訥馮漸

歲旦飲酒

存歿絕句

湯武之事

張釋之傳誤

張于二廷尉

漢唐置郵

龍且張步

義理之說無窮

開元五王

巫蠱之禍

唐詩無諱避

李晟傷國體

元和六學士

二傳誤後世

卜子夏

父子忠邪

蘇張說六國

卷第三 十八則

一定之計

秋興賦

太史慈

謚法

漢文帝受言

丹青引

詩國風秦中事

詩文當句對

東坡明正

臺諫不相見

執政四入頭

無望之禍

燕說

折檻行

朱雲陳元達

杜老不忘君

栽松詩

烏鵲鳴

卷第四十七則

淮南守備

周世宗

竇正固

鄭權

黨錮牽連之賢

漢代文書式

資治通鑑

弱小不量力

田橫呂布

中山宜陽

相六畜

卜筮不同

日者

柳子厚黨叔文

漢武心術

禁天高之稱

宣和冗官

卷第五十三則

秦隋之惡

漢唐二武

王川子

銀青階

買馬牧馬

林詩用字

唐虞象刑

崔常牛李

盜賊怨官吏

作詩先賦韻

后妃命數

公為尊稱

臺城少城

卷第六 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王嘉薦孔光

朱温三事

文字潤筆

漢舉賢良

戊為武

怨耦曰仇

說文與經傳不同

周亞夫

煬王煬帝

鄭莊公

百六陽九

左傳易筮

鍾繇自劾

大義感人

卷第七 十七則

田租輕重

女子夜績

淮南王

薛國父長

建除十二辰

俗語筭數

任文用事

五十絃瑟

疑字

借亂的當

月不勝火

靈臺有持

董仲舒灾異對

李正己獻錢

宣室

昔昔鹽

將帥當專

卷第八 十五則

著龜卜筮

地名異音

韓嬰詩

五行衰絕字

漢表所記事

蕭何給韓信

彭越無罪

蜘蛛結網

孫權稱至尊

康山讀書

列國城門名

緇塵素衣

去國立後

詩詞改字

姑舅為婚

卷第九 十四則

三家七穆

貢薛韋康

兒寬張安世

深溝高壘

生之徒十有三

臧氏二龜

有應氏

太公丹書

漢景帝

蕭何先見

史漢書訟

薄昭田蚡

文字結尾

國初古文

卷第十 十七則

經傳煩簡

曹參不薦士

漢初諸將官

漢官名

漢唐輔相

漢武留意郡守

苦賈棻

唐諸生束脩

范德孺帖

民不畏死

天下有奇士

易卦四德

孫堅起兵

孫權封兄策

踰年改元

賊臣遷都

輿地道里誤

卷第十一 十五則

古錚于

孫玉汝

唐人避諱

高錯取士

兵部名存

武官名不正

蘇將晚謬

唐帝稱太上皇

楊倞注荀子

昭宗相朱朴

楊國忠諸使

祖宗朝宰相

百官避宰相

百官見宰相

東坡自引所為文

卷第十二 十二則

婦人英烈

无用之用

龍筋鳳髓判

唐制舉科目

淵有九名

東坡論莊子

列子書事

天生對偶

銅雀灌硯

崔斯生

漢書注冗

卷第十三 十四則

科舉恩數

下第再試

試賦用韻

正元制科

貽子錄

金花帖子

物之小大

郭令公

紀年兆祥

民俗火葬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

管子建論文

雨水清明

卷第十四 十七則

尹文子

帝王訓儉

用計臣為相

州縣牌額

盧知猷

忌諱忌惡

陳涉不可輕

士句韓厥

孔墨

玉川月蝕詩

詩要點檢

周蜀九經

冢宰治內

宰相爵邑

楊子一毛

李長吉詩

子夏經學

卷第十五 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李林甫秦檜

注書難

書易脫誤

南陔六詩

紹聖廢春秋

玉韶熙河

書籍之厄

逐貧賦

澗松山苗

男子運起寅

宰我作難

古人占夢

卷第十六 十六則

高得儒

唐朝士俸微

計然意林

思穎詩

劉蕡下第

酒肆旗望

賢宰相遭讒

宋齊丘

鹹杙子

月中桂兔

唐二帝好名

周禮非周公書

醉尉亭長

三易之名

忠臣名不傳

唐人酒令

容齋二筆目錄

容齋二筆卷第一 十八則

是書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
林日入侍至尊壽皇聖帝清閒之燕聖語忽
云近見甚齋隨筆邁竦而對曰是臣所著容
齋隨筆無足采者上曰朕有好議論邁起謝
退而詢之乃婺女所刻賈人販鬻于書坊中
貴人買以入遂塵乙覽書生遭遇可謂至榮
因復哀臆說綴于後懼與前書相亂故別以
一二數而目曰續亦十六卷云紹熙三年三

月十日邁序

顏魯公

顏魯公忠義大節照映今古豈唯唐朝人士罕見比倫自漢以來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處在明皇時爲楊國忠所惡由殿中侍御史出東都平原肅宗時以論太廟築壇事爲宰相所惡由御史大夫出馮翊爲李輔國所惡由刑部侍郎貶蓬州代宗時以言祭器不飭元載以爲誹謗由刑部尚書貶峽州德宗時不容於楊炎由

吏部尚書換東宮散秩盧杞之擅國也欲去公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公往見之責其不見容由是銜恨切骨是時年七十有五竟墮杞之詭計而死議者痛之嗚呼公旣知杞之惡已盍因其方鎮之間欣然從之不然則高舉遠引挂冠東去杞之所甚欲也而乃眷眷京都終不自爲去就以蹈危機春秋責備賢者斯爲可恨司空圖隱於王官谷柳璨以詔書召之圖陽爲衰野墮笏失儀得放還山璨之姦惡過於杞圖非公比

李希全身於大亂之世然則公之委命賊手豈
不大可惜也哉雖然公囚困於淮西屢折李希
烈卒之捐身徇國以激四海義烈之氣正元反
正實爲有助焉豈天欲全畀公以萬世之名故
使一時墮於橫逆以成始成終者乎

戒石銘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
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
銘按成都人景煥有野人閑話一書乾德三年

所作其首篇頒令箴載蜀王孟昶爲文頒諸邑
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
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
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
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
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
爾爲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區區愛民之
心在五季諸僭僞之君爲可稱也但語言皆不
工唯經表出者詞簡理盡遂成王言蓋詩家所

謂奉胎換骨法也

雙生子

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爲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爲長謂先後當有序然固有經一日或亥子時生則第乃先兄一日癸辰時爲第巳時爲兄則第乃先兄一時矣按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質家

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周以來不同如此

李建州

建安城東二十里有梨山廟相傳爲唐刺史李公祠予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哀眷書吏持白回字犯相公名請改之蓋以爲李回也後讀文藝李頻傳懿宗時頻爲建州刺史以禮法治下時朝政亂盜興相椎斂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州爲立廟梨山歲祠之乃證其爲頻繼往禱

而祝之云俟獲感應則當刻石紀實已而得雨
遂爲作碑偶閱唐末人石文德所著唐朝新纂
一書正紀頻事云除建州牧卒於郡曹松有詩
悼之曰出旌臨建水謝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篋
清資罷轉郎瘴中無子奠嶺外一妻孀恐是浮
吟骨東歸就故鄉其身後事落拓如此傳又云
頻喪歸壽昌父老相與扶柩葬之天下亂盜發
其冢縣人隨加封掩則無後可見云稽神錄載
一事亦以爲回徐鉉失於不審也

侍從官

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爲侍從官令文所載
也紹興三十一年元顏亮死于廣陵車駕將幸
建康從官列銜上奏乞同班入對時湯岐公以
大觀文爲行宮留守寄聲欲聯名衆以名位不
同爲辭岐公曰思退亦侍從也然竟不克從紹
熙二年吏部鄭尚書僑上三乞薦士詔令在內
近臣臺諫在外侍從冬差六人堪充朝士者吏
部遍牒但及內任從官與在外待制以上而前

執政皆不預安有從官得薦人而舊婦
不然有司之失也

存亡大計

國家大策係於安危存亡方變故交切幸而有
智者陳至當之謀其聽而行之當如捧漏甕以
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於事幾且惑於諛佞屢
懦者之言不旋踵而受其禍敗自古非一也曹
操自將征劉備田豐勸袁紹襲其後紹辭以子
疾不行操征烏戎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

後皆為操所滅唐兵征王世充於洛陽竇建德
自河北來救太宗屯虎牢以扼之建德不得進
其臣凌敬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太行
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
萬全關中駭震則鄭圍自解諸將曰凌敬書生
何為知戰事其言豈可用建德乃謝敬其妻曹
氏又勸令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西
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建德亦
不從引衆合戰身為人擒國隨以滅唐莊宗既

取河北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謀數道大舉令董
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
兵寇鎮定王彥章以禁軍攻鄆州段凝以大軍
當莊宗莊宗聞之深以為憂而段凝不能臨機
決策梁主又無斷遂以致亡石敬瑭以河東叛
耶律德光赴救敗唐兵而圍之廢帝問策於羣
臣時德光兄贊華因爭國之故亡歸在唐吏部
侍郎龍敏請立為契丹主今天雄盧龍二鎮分
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虜必有

內顧之慮然後選募精銳以擊之此解圍一筭
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
遂以亡皇家靖康之難胡騎犯闕孤軍深入後
無重援亦有出奇計乞用師擣燕者天未悔禍
噬臍弗及可勝歎哉

唐人詩不傳

韓文公送李礎序云李生溫然為君子有詩八
百篇傳詠於時又盧尉墓誌云君能為詩自少
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

止用以資爲詩任登封尉盡寫所爲詩投留守
鄭餘慶鄭以書薦於宰相觀此則李盧二子之
詩多而可傳又裴迪與王維同賦輞川諸絕載
於維集此外更無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詩云
知君苦思緣詩瘦乃迪也其能詩可知今考之
唐史藝文志凡別集數百家無其書其姓名亦
不見於他人文集諸類詩文中亦無一篇白樂
天作元宗簡集序云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
五百九至悼其死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
讀其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其名者
寡矣而况於詩乎乃知前賢遺業湮沒非一真
可惜也

秦誓四語

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
氏傳所引者杜預輒注爲逸書劉向說苑臣術
篇一章云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
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
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

死期死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奏議曰
夫附下周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
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
以勸善黜惡也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
注釋至于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爲證今之泰誓
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
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
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
之今不復可考

重陽上巳改日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
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
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
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
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
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爲未盡也
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即重陽之語故記其在
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

田宅契券取直

隋書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以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勸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也今之牙契投稅正出於此田宅所係者大奉行唯謹至於奴婢馬牛雖著於令甲民不

復問然官所取過多并郡邑導行之費蓋百分用其十五六又皆買者獨輸故爲數多者率隱減價直賒立歲月坐是招激訐訴頃嘗因奏對上章乞蠲其半使民不作僞以息爭則自言者必多亦以與爲取之義旣下有司而戶部引條制沮其說

公子奚斯

閔宮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其辭只謂奚斯作廟義理甚明鄭氏之說亦云作姜嫄廟也而

楊子法言乃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公子奚斯
晞正考甫宋咸注文以謂奚斯慕考甫而作魯
頌蓋子雲失之於前而宋又成其過耳故吳祕
又巧爲之說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
奚斯能作閔公之廟亦晞詩之教也而魯頌美
之於義迂矣司馬溫公亦以謂奚斯作閔宮之
詩兼正考甫只是得商頌於周大師耳初非自
作也班固王延壽亦云奚斯頌魯後漢曹褒曰
奚斯頌魯考甫詠商注引薛君韓詩傳云是詩
公子奚斯所作皆相承之誤

唐藩鎮幕府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
置爲重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
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爲
之杜子美從劔南節度嚴武辟爲參謀作詩二
十韻呈嚴公云胡爲來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縛
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穉稍太簡遂忽忽
曉入朱扉啓昏歸盡角纔不成尋別業未敢息

微躬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其題曰遣悶
意可知矣韓文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爲推官有
書上張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節
日十餘事來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
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若此者非愈
之所能也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盡辰
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苟
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杜韓之旨大略
相似云

文中子門人

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正觀時知名卿相而無
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
稱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
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爲明白
收以父道衡不得死於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興
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
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
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武

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爲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旣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予按淹以正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爲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非也

晉燕用兵

萬事不可執一法而兵爲甚晉文公圍曹攻門者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若將發冢者師遷焉曹人兇懼因其兇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劫攻齊即墨田單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軍乃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

怒自十倍已而果敗燕軍觀晉燕之所以用計則同而其成敗頓異者何邪晉但舍於基陽爲若將發冢故曹人懼而燕真爲之以激怒齊人故爾

李衛公帖

李衛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答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平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

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若饑唯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裒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第按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蓋到崖纔十餘月爾而窮困苟生已如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旣發之

後族踵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其怨仇故雖骨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其侍郎至於再遣專使其爲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後出付祕閣今勒石于道山堂西紹興中趙忠簡公亦謫朱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無一人敢輒寄聲張淵道爲廣西帥屢遣兵校持書及藥石酒麪爲餽公嘗答書云鼎之爲已爲人一至於此其述酸寒苦厄之狀略與衛公同旣而亦終於彼手札今尚存于張氏姚崇曾孫勗爲李公厚善及李諧逐擿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旣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勗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爲厚薄其某侍郎之徒與

王孫賦

王延壽王孫賦載於古文苑其辭有云顏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謂猴也乃知杜詩顏狀老翁爲蓋出諸此

漢郡國諸官

西漢鹽鐵膳羞陂湖工服之屬郡縣各有司居
幹之其名甚多然居之者罕嘗見於史傳今略
以地理所載言之凡鐵官三十八鹽官二十九
工官九皆不暇紀其處自餘若京兆有船司空
爲船主官太原有桐馬官主牧馬元名家遼東
有牧師官交趾有羞官南郡有發弩官嚴道有
木官丹陽有銅官桂陽有金官南海有滙浦官
南郡江夏有雲夢官九江有陂官湖官胸忌魚
復有橋官鄱陽黃金采主采金亦有官在內則

奉常之均官食官司農之幹官少府之大官主
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如是者蓋以百
數

漢獄名

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他獄亦不一宗正屬
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獄少
府有若盧獄今考工共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
船獄又有上林詔獄水司空掖受祕獄暴室請
室居室徒官之名張湯傳蘇林曰漢儀注獄二

漢洎唐雖鞫囚非一處然不至如是其多國朝
但有大理及臺獄元豐紹聖間蔡確章子厚起
同文館獄之類非故事也

容齋二筆卷第一

容齋二筆卷第二 十八則

權若訥馮澥

唐中宗既流殺五王再復武氏陵廟右補闕權
若訥上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
臣敬暉等輕紊前規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
光於孝理又神龍制書一事以上竝依正觀故
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欽
宗在位懲王安石蔡京之誤國政事悉以仁宗
爲法左諫議大夫馮澥上言仁宗皇帝陛下之

漢洎唐雖鞫囚非一處然不至如是其多國朝
但有大理及臺獄元豐紹聖間蔡確章子厚起
同文館獄之類非故事也

容齋二筆卷第一

容齋二筆卷第二 十八則

權若訥馮澥

唐中宗既流殺五王再復武氏陵廟右補闕權
若訥上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
臣敬暉等輕紊前規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
光於孝理又神龍制書一事以上竝依正觀故
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欽
宗在位懲王安石蔡京之誤國政事悉以仁宗
爲法左諫議大夫馮澥上言仁宗皇帝陛下之

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寧有厚薄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願無作好惡允執厥中則是非自明矣詔榜朝堂侍御史李光駁之不聽復爲右正言崔鷗所擊宰相不復問而遷解吏部侍郎按若訥與解兩人議論操持絕相似蓋解在崇寧中首上書乞廢元祐皇后自選人除寺監丞其始終大節不論可見建炎初元乃超居政地公議憤之

歲旦飲酒

今八元日飲屠酥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於獄中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晉董勛云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初學記載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

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內命酒一篇云歲酒先
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顧况云不覺老將
春共至更悲携手幾人全還丹寂寞羞明鏡手
把屠蘇讓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幾偏應少先
把屠蘇不讓春儻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
他人成文幹云戴星先捧祝堯觴鏡裏堪驚兩
鬢霜好是燈前偷失笑屠蘇應不得先嘗方干
云纔酌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然則尚
矣東坡亦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

蘇其義亦然

存歿絕句

朴子美有存歿絕句二首云席謙不見近彈碁
畢曜仍傳舊小詩王局他年無恨笑白楊今日
幾人悲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
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驂駟每篇一存一
歿蓋席謙曹霸存畢鄭歿也黃魯直荆江亭即
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
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

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近歲新安胡仔著
漁隱叢話謂魯直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
於少陵遂引此句實失於詳究云

湯武之事

湯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漢轅固黃生爭辯
最詳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桀
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
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
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今桀紂雖失

道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反因過而誅之非
殺而何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言
學者毋言湯武受命未爲愚遂罷顏師古注云
言湯武爲殺是背經義故以馬肝爲喻也東坡
志林云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伯
夷叔齊不食周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
矣至孟軻始亂之使當時有良史南巢之事必
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湯武仁人也必將
爲法受惡可謂至論然予竊考孔子之序書明

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商
武王勝商殺受各蔽以一語而大指皦如所謂
六藝折衷無待於良史復書也

張釋之傳誤

漢書紀傳志表矛盾不同非一然唯張釋之爲
甚本傳云釋之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
所知名欲免歸中郎將袁盎惜其去請徙補謁
者後拜爲廷尉逮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而百
官公卿表所載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爲廷尉至
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
帝乃立而張毆爲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
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張于二廷尉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人
自以不冤此漢史所稱也兩人在職皆十餘年
周勃就國入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
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使以公主爲證太
后亦以爲無反事乃得赦出釋之正爲廷尉不